

谢彦君◎著

旅游体验研究

一种现象学的视角

中国旅游出版社

谢彦君◎著

旅游体验研究

一种现象学的视角

项目策划：段向民
责任编辑：段向民 李志忠
责任印制：谢 雨
封面设计：谢彦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 / 谢彦君著. --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032-5795-7

I. ①旅… II. ①谢… III. ①旅游—研究 IV.
①F59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1499号

书 名：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

作 者：谢彦君著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9号 邮编：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nta.gov.cn

营销中心电话：010-85166503

排 版：北京旅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版 次：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20毫米×970毫米 1/16

印 张：14.5

字 数：224千

定 价：35.00元

I S B N 978-7-5032-5795-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前 言

20 世纪的后 30 年，在西方旅游学术界，旅游体验研究开始逐渐成为旅游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的旅游学术界在最近几年也逐渐呈现出对这一领域愈益关注的势头。本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一次初步的理论尝试的结果。

国外目前的旅游体验研究，主要分散在对旅游体验的某些侧面进行，对旅游体验的整体性、展开式的研究还很不够。本书的研究，试图在构建旅游体验研究基本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展开对各种相关现象的考察，探讨一些基本的问题。概括地说，本书的基本架构是：

首先，我们探讨了旅游体验研究的现象学基点：旅游现象世界的建构问题。本着从旅游体验的角度出发，我们将旅游现象从日常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从而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可以对其展开旅游研究的领域——旅游世界以及构成旅游世界的各种体验情境范畴。

其次，我们为了理解旅游行为的意义，展开了对旅游内驱力的研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或所坚持的特色，是力求对传统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通过构建一个旅游行为的动力学模型，我们解决了长期以来旅游动机研究领域在概念范畴上的混乱，实现了对各种理论的适当归类和定位。我们的基本结论是：旅游的根本内驱力是匮乏补偿和自我实现；旅游的需要是对愉悦的追求；旅游动机是旅游需要的工具性实现，因此，它也是结构性的、具有指向性的；旅游行为是实现旅游需要的具体方式或手段，因此是极其多样化的。

再次，我们进一步讨论了旅游愉悦的形成过程。根据我们的研究，旅游愉悦的获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心理过程和社会过程，这种愉悦既体现在情感范畴，也体现在认知范畴。因此，旅游愉悦是对人的情感和精神的双重回报。在探讨旅游体验的愉悦形式时，分类学上的努力最终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得以在概念上

审视旅游体验结构的机会。换言之，这一部分的研究结果，形成了对旅游体验目的和方式的更加精致化的知识。

再其次，我们探讨了影响旅游体验质量的三个主要的、备受争议的范畴：舞台化、本真性和商品化。在探讨这几个问题时，我们借助于拟剧理论，拓展了对旅游体验的认识空间和深度。由于将整个旅游体验过程置放到一个剧场模型当中，对旅游者体验行为的认识就非常自然地被梳理出来了。

最后，旅游体验的质量，实际上是旅游体验的根本性问题。如果仅有旅游体验的过程，而无法达到旅游体验的高质量，旅游者的心理感受就会扭曲于愉悦度这个其负极的一端。这对于旅游体验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事情。所以，旅游体验质量问题将旅游体验的所有理论和实践问题又重新予以整合，使我们原来出于认识旅游体验性质的目的而进行的分析，重新被旅游体验质量这个范畴的整体感给予综合，在最高和最终层次上回归到旅游体验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现象学使命。

本书在形成研究结论的过程中，一贯是以体现现象学方法为原则的。

谢彦君

Preface

In the last 30 years in the 20th century, tourist experience study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and serious field of research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society. Contrastively, this topic has gained the gaze of scholars since the recent years in China, and the trend has showed a promising future so as to position the conception of tourist experience as the core concept of tourism study.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explore some fundamentals of tourist experience study, and intentionally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y in the field of tourist experience.

The main frame of this study is organized as the following:

Firstly, we discuss the phenomenological base for the study of tourist experience: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of constructing the phenomenological world of tourist experience. The outcome of this theoretical effort is the model of tourist world that is a counterpart of the so-called life world or life space. Tourism world encompass a set of conceptions like tourist situations, tourist field, tourist settings, etc., which server as the important process of conceptualization for tourist experience studies.

Secondly, the study is devoted to probe the ladder of motives of tourist behaviors. We featured the study with a comprehensive and hierarchy model of tourist motives, which repositions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s of tourist motives that we critiques after a careful going through the literatures.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model, some important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relevant to the intrinsic motives of tourist behavior, tourist needs, and tourist motivations.

Thirdly, we make some efforts to probe the mechanism of pleasure resulted from the process of tourist experience. We see this mechanism as a complicated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process that rewards tourists with the “tourist pleasure” in the emotional

and mental sense. A new typology of tourist experience helps the author in probing the structure of tourist experience in detail, and contributes to the accumulation of real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tourist experience study.

Fourthly, we include three conceptions that have been the most vexed areas in tourist studies: staged performance of tourist experience, authenticity of tourist quest, and commoditization of culture. In the whole discussion we base the hypothesis on the dramaturgic theory from Goffman, which expands and deepens our view to a great extent.

Finally but not least, the discussion is focused on quality of tourist experience. We view this conception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hrough which we c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methodology of analysis and synthesis. The quest for a quality tourist experience is a key goal both for tourists and suppliers of experiential products. This fact reminds us to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ourist experience.

We have tried to feature the study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phenomenology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conclusions.

Yanjun Xie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言 / 1

- 一、为什么进行“旅游体验研究” / 3
- 二、为什么选择“现象学视角” / 6
- 三、本文所关注的几个基本问题 / 10

第二章 现象世界的旅游体验：基本范畴的建构 / 15

- 一、生活世界中的自然态度与主体间性 / 20
- 二、逸出并独立于生活世界的旅游世界 / 26
- 三、格式塔心理学与旅游场 / 36
- 四、作为旅游世界的硬核的旅游体验 / 50

第三章 旅游体验的动机与行为 / 61

- 一、人类行为的原动力：从精神分析理论到人本主义心理学 / 63
- 二、旅游：一种回应人类休闲本性的生存方式 / 74
- 三、旅游愉悦：逃逸与追求的统一 / 80
- 四、一个用于解释旅游行为动力结构的理论模型 / 82
- 五、新框架下传统旅游行为动力研究成果的归位 / 87

第四章 旅游体验中的情感放飞与精神救赎 / 101

- 一、旅游体验中的快乐原则 / 104
- 二、结构张力之下的补偿性旅游体验 / 123
- 三、寻找精神家园的遁世性旅游体验 / 130
- 四、行路等于读书：认知性旅游体验 / 131
- 五、具有另类色彩的极端旅游体验 / 132
- 六、旅游体验的实现路径 / 139

第五章 旅游体验中的舞台化、本真性和商品化 / 155

- 一、旅游体验的舞台化模型 / 157
- 二、旅游体验中的本真性问题 / 182
- 三、旅游体验过程引起的文化商品化 / 189

第六章 旅游体验的质量 / 193

- 一、旅游体验质量的巅峰状态 / 195
- 二、旅游体验质量的测量：愉悦度或满意度 / 199
- 三、旅游体验质量的不可分析性：现象学方法的回归 / 209

参考文献 / 213**后记 / 221****补记 / 223**

第一章

导 言

一、为什么进行“旅游体验研究”

在1995年的时候，我着手筹划写一本关于旅游学的书（《基础旅游学》1999年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当时，在可资参考的国内相关出版物寥寥无几，在仅有的几份国内旅游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旅游学文献，以及在其他相关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还有所局限，因为绝大部分是研究应用问题的，关于旅游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所幸的是，在这之前的1993—1994年，我曾在英国Bradford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这期间，我有机会涉猎大量旅游学文献。但可惜那时由于自己的无知，对这些文献可以说是囫囵吞枣，不知道取舍，辨别不出精华，因此，在那个时候，我对旅游体验这个课题还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兴趣。就在我回国一年之后想写这部书的时候，由于朝思暮想地去揣摩旅游现象的构成，突然强烈地意识到，在所有的纷繁复杂的旅游现象当中，如果抽掉了旅游体验（当时在国内确实是被所有人给抽掉了，或者说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它的存在，除了零星的心理学的认识和审美文献的提及之外），旅游现象（旅游者的需要、动机和行为，旅游产业存在的目的和形式，以及旅游教育的核心内容，等等）的大厦不是会自然坍塌吗？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于是，在1999年该书完稿付印的时候，我破天荒地将“旅游体验”纳入到旅游学研究领域，并给予它以最突出的学术地位。此后，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我越发体会到，在旅游的整体现象世界，如果没有旅游体验，各种其他旅游相关活动就没有发生的理由，也不可能发生。传统上对旅游体验研究的漠视，无疑是学术研究在方向上的某种偏离。

正如米德尔顿在他非常畅销的著作《旅游营销学（第三版）》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写书就像是走夜路，谁知道能走到哪里去？——他为他的那部书的受欢迎表示出一丝儿意外。而对于我来说，今天看来，我庆幸当时能“很盲目地”将旅游体验纳入到我的研究视野。在此后这几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不仅没有后悔当初的这一“偶然”之举——其实它是基于科学直觉的某种顿悟，而

且还在不断地发现这个领域所展示的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优雅的学术魅力。我开始认定，“旅游体验研究”将是整个旅游学研究最核心、最基本、最纯粹的学术宝藏，值得毕生去为之奋斗。就在这样一个意识状态中，我已经与这个论题结下不解之缘了。

2002年，我利用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着手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可是，就在我开始为这个专题做文献上的准备时，我惊讶地发现，我实际上还几乎是一个无知的门外汉，自己是贸然闯进了一个已经相当繁华热闹的学术街区：在西方世界，旅游学术界对旅游体验的关注已经至少有30年了，此后尽管有阶段性的式微，但在20世纪90年代，又明显地呈现一种快速上升的势头，而且这个态势到今天已经渐成潮流。这种情况，我相信在国内也已经蠢蠢欲动，虽然没有多少严肃的学术成果出现，但目前一定是在积极酝酿之中。据我所知，有一些学校，也已经在研究生教育当中，积极地将旅游体验研究纳入到培养框架，或者引导研究生们关注这个领域。所以，旅游体验研究，在我国，可谓正当其时。

概括起来，我对旅游体验研究的关注，建立在以下几方面思考的基础之上：

首先，我认为，旅游体验研究可以作为旅游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核。目前旅游学研究的迫切使命是要为它找到一个可以使其自立的理论内核，用这个内核来统驭整个旅游学术研究，整合旅游学科关系，推动旅游学科建设。^①直到今天，这种努力不仅在国内没有达成目的，在国外也没有。我曾经在以前的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国外旅游学术成果在旅游学各个分支领域的积累已经相当丰富，而问题是，目前还没有一个集大成者，能寻找到最恰当的视角，将这些分隔的知识加以整合，因此，国外的旅游学科体系也照样没有建立起来。^②我国旅游教育20多年来所遭遇的连我们自己都不敢面对的教育质量低下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溯源于学科体系上的不自立、不成熟。国内学者对此都有认识，大家也都在孜孜以求地寻找这个突破口。笔者个人认为，在目前阶段，旅游体验研究可以作为旅游学研究的主体部分，经过大家的努力，使其成为旅

① 陈榆秉：旅游成学，《旅游学刊》，2005（2）。

② 谢彦君：旅游与接待业研究：中国与国外的比较——兼论中国旅游学科的成熟度，《旅游学刊》，2003（5）。

游学术研究中的显学，从而起到统领旅游学科体系的作用。

其次，旅游体验研究是最能够体现旅游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体系架构的研究视角。在旅游学术界内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否认，旅游学是一门跨学科。按照皮亚杰的说法，跨学科具有学科超越特征，是在一种有效的视角统辖之下的学科有机整合，它不能容忍学科内部的知识体系之间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甚至也不满足于那种多学科研究的被动的学科关联方式。所以，在学科融合、分解如此频繁和常见的今天，要想对一些学科进行整合，没有一个恰当的、有效的研究视角，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长期以来旅游学研究就处在多学科（包括地理学、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伦理学、人类学和美学等）各自为战的研究状态之下，没有一个视角能够统领各个学科，而一旦这些学科呈现各自为战的局面，旅游学科内部的科学沟通就成了问题，更不用说在整个科学界会造成旅游学研究的小儿科局面。旅游体验具备这种视角的潜质是因为，尽管旅游体验已经变成一个相当纯粹的范畴，但它依然是旅游学传统各学科借以表现的重要学术平台，因为很显然，不仅从旅游体验外部关联来看，对它的研究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胜任，而且从其内部来看，也有各个学科施展的空间。这样，旅游体验这个单纯范畴似乎就具备了两种品质：其单纯性使其可以作为一个理论的内核，其丰富性以及可拓展性又赋予它可以作为统驭一个跨学科的视角的潜质。它的地位，由此而一点点得以彰显出来。

再次，从旅游的理论研究的角度，我感到旅游体验研究是一个富矿，有广泛探索的空间，有可以深入发掘的魅力。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一个学者在为自己确定研究方向时，并非都是很幸运的。有时，错误地踏进了一个没有研究前景的学术领域（我的老师卢昌崇先生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非常精辟地将这种命运比喻成抓住了一根老鼠尾巴），可能会葬送自己一生的学术前途，因为他不得不到处打洞，到处挖坑，而又不得不浅尝辄止。在旅游学研究过程中，我注意到有很多这样的老鼠尾巴，包括一些迎时应景的研究（我把诸如加入WTO、假日经济、分时度假、“旅游房地产”等均归入此类，当然前提是针对那些并没有打算在这些领域好好干一辈子的人而言的），这些领域其实耽误了不少优秀的学者。但是，通过对旅游体验的初步研究，我感受到了它所拥有的巨大空间。对它的研究，使我们有机会动用一些非常成熟的学科的知识，来深入地、独特

地探讨旅游现象。这是一个可以容纳一大批人来共同投身去做的领域。

最后,就目前我国旅游学研究状况来看,我认为展开旅游体验研究可能是当前解决旅游研究理论空洞化的最有效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最起码在我国的旅游教育领域)恐怕是:旅游学研究是一个没有理论的领域。有的人会对此不以为然甚或以此为满足,但当我们意识到这个学科被纳入到高等教育阵营的时候,这样的状态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试想,一个没有理论的学科能教给学生什么?当我们听到自己的毕业生纷纷说在他们的四年大学生涯中什么像样的知识都没有学到时,难道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吗?果真如此,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科学研究人员,就等于近乎麻木状态了。目前旅游学术界都普遍有了危机感,但却苦于找不到理论研究的有效切入点。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个人的初步体会,我把希望寄托在旅游体验研究上。我感觉,由于它自身的资质使然,旅游体验研究或许可以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选择了“旅游体验研究”这个课题。但实际上,现在所做的工作还非常有限,目前所完成的这些工作,多为对前人成果的一种梳理,或者是在这种梳理过程中受前人的启发而得到的一些未经验证的理论判断。所以说,这个成果的形成过程如果说是一次创新的过程,毋宁说是一个学习、体会并企图将心得昭示他人以唤起对这个领域予以注意的一番努力。这样一个过程所形成的东西,或许可作为一块砖头,聊可供人们借以投石问路。

二、为什么选择“现象学视角”

本人对现象学方法的关注,在10年前构思《基础旅游学》一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此后,在我讲授“旅游研究方法”这门课程时,又经常性地考虑这个问题。但是,真正谈得上对这种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价值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或者说,能够坚定地将这种方法看作旅游体验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还是因为一次旅游研究实践。

2004年10月到2005年8月,我主持了一个由大连市政府下达的旅游研究

课题：大连市旅游资源详查、分类与评价。这个课题的基本工作框架建立在国家旅游局于2003年颁布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以下简称《国标》）的基础上。为了摸清大连旅游资源的家底，我们遵从国家标准，开始了艰难的旅游资源普查、分类和评价工作。说这个过程艰难，不是指野外作业的辛苦，不是指案头工作的枯燥和乏味，甚至也不是指这样的工作是如何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展示。这个艰难的过程来自于对《国标》执行的困难。在整个普查过程中，我们产生了很多无法破解的疑惑。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有：将旅游资源“分析”为资源单体的科学依据到底是什么？将旅游商品纳入旅游资源的范畴是否科学？《国标》中的旅游资源分类为什么如此不周延、不完备、不互斥，甚至如此错位？《国标》中的旅游资源评价权数和标准的确定有什么依据？什么样的旅游对象物才能算作旅游资源单体，什么样的不算？作为《国标》，依据它所得到的旅游资源普查结果在全国进行横向比较的可能性有多大？旅游资源单体“科学”描述的意义到底有多大？换言之，有关旅游资源单体描述中强调的所谓的“科学语言”能否真正代替“旅游语言”？等等。这些在《国标》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使几乎所有曾经开展过旅游资源普查的地区都陷入了工作困境。^①

在面临如此多的困惑的过程当中，我开始思考旅游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中国的学术界，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开始了一个近乎补课性质的科学研究方法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难以避免的一种现象就是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想的一种借鉴甚至模仿，一种功利性的“拿来主义”意识如影随形地左右着一些研究人员的科学研究实践。由于几十年的相对封闭，所以在学术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国内学者首先能够借鉴到的，自然是主流的西方科学研究思想，主流的研究方法。所谓主流，在近代西方社会，无疑是科学实证的思想。因此，我们就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陆续开始用这种科学实证的方法来推动中国的学术研究。客观地说，这种方法也确实推动了中国的科学研究的再度昌明和崛起。

^① 我们在全国旅游资源普查工作的示范省份河南的取经过程中，从他们那里听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对《国标》的解释权，大如天！试想，一种国家公布的技术标准，竟然容许或不得不默许各种随意性的解释，只能从反面说明这种标准的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随着研究主题的深入，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人们也逐渐发现，单一的实证分析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学术问题。甚至可以说，这种方法所能解决的学术问题还相当有限。面对人类社会当中的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面对人的心理，实证分析方法的应用有时会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一点，在本次旅游资源普查实践中都以各种操作层面的问题一一暴露出来。换言之，《国标》在哲学层面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问题：正是由于方法论的偏差，才导致了标准在实践层面的困境偏差。具体体现在：

首先，我们发现，在探讨类似旅游体验这样的问题时，所谓的“科学实证”的方法实际上像是一把锤子，它毫不迟疑地将作为意识整体的旅游体验敲打成碎片化的单体。科学实证方法可以追溯到弗朗西斯·培根的功利主义科学世界观和归纳法。这种方法在反对经院哲学、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意义。但是孔德将这种方法纳入到社会研究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对人类理性的某种践踏。当前的《国标》在根本（一般）方法论层面，坚持的基本就是这种实证主义。但是，它在迷信“实证分析”而将旅游的对象物过度细化为所谓的“单体”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哲学取向已经像一把锤子一样，把旅游者的旅游体验的整体敲打成了碎片。

其次，至今仍风靡全球的“定量分析”方法有时可能是个骗子，或者近乎一种智者的数字游戏。定量分析是科学实证的嫡生子。本人在长达20年的统计学教学过程中也曾非常迷恋定量分析方法。然而，《国标》在操作层面所遭遇的问题，使我第一次警醒地意识到，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定量的赋值和加权努力，在面对意识问题、心理体验问题时，会显得十分幼稚，因为旅游者的需要通常难以用数量尺度加以测度。

再次，所谓的“国家标准”有时或许是一种梦想：旅游资源明显地是区位优势相对优势的产物，要在全中国范围内进行比较是不大可能的，也没有多少必要。而既然是国家标准，其结果就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有可比性。但是，我们发现，那棵生长在少林寺的古银杏树，没有被河南列入旅游资源单体。而在大连，我们踏破铁鞋，四处寻找这样的古木，却始终找不到。而如果真的幸运地发现了，《国标》会允许我们把它列为至少三级单体！这种十分矛盾的结论，暴露了《国标》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向那些多少有些标准崇拜的人提出了警示。